第十五讲 天鹅的绝唱

2020年6月8日 18:18

柴可夫斯基《如歌的行板》 巴赫《G弦上的咏叹调》

或许我们会被很多事物所缠累,有很多实践性的活动需要去参与。我们现在的时代是一个寻求数量的时代。

《裴洞篇》

★ 当我们说到绝唱的时候,总会感到非常悲哀、心酸。但苏格拉底却说有一种鸟(天鹅)在临死前是欢心的,因为它们将到所侍奉的神面前,摆脱世界的枷锁,来到完全的idea前。它以自由服侍自由。古希腊神话中,天鹅所侍奉的是阿波罗神。

功利主义大师莫兰认为幸福就是最大多数人的幸福。但现如今的社会,最先抛弃的是idea。我们到这个世界上,更多的是沾染上世界的特质。世人认为,死亡是极大的恶,让恶落入无限性的状态里。人由于自己怕死而曲解天鹅。在我们现在的世界里,善是一个交易性的原则。而不可交易的部分,就是至善,是不会带来恶的善。idea是因着至善而来的自由。但现在的人将至善生之分分,变得害怕死亡。不被死亡而吞没是非常重要的。鸟儿不会因为悲哀而歌唱。天鹅对死亡是绝对主动的,所以能唱出嘹亮的歌声。

例如为金正恩打工,就是交易出时间、天赋、同意,获得薪水。

一个永远向善行进的人的道路,就像黎明的光,直到日午(生命力的饱满。当生命力达到鼎盛,死亡的幽暗也不能将它的影子投射到事物上)。世界上有一些人是这样进行的。他们构成了文明的位格。

保罗认为,人可以面向善,但却无法实现善(人完全的败坏性)。

自由来自于拯救。

人为善、为自由生活。善是超越性的力量。人是为了善而吃喝,不是为了吃喝而善。

★ 苏格拉底的最后一天

辛弥亚、格贝 - 主要的对话者

裴洞-对话的转述者 曾经被俘虏为奴,辗转于困境之中,没有自由

拿我来说,当时觉得很特别。我并不感到面对至友临终时的那种悲恸欲绝,因为这人显得非常幸福,艾克格拉底啊,他言谈举止都很安详,是很从容、很高尚地辞世的。因此我以为他之走向另一世界也是出于神意,他到了那里的时候会非常之好,有若天人。所以我并不感觉悲痛,不像人们临丧时自然流露的那样,同时我也不感到通常进行哲学讨论的那种快乐,不像谈到哲学那样欣喜若狂。有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笼罩着我,感到既乐又苦,因为心中想到我的朋友行将逝世了。我们这些在场的人都有同样的感受,时而欢笑,时而悲泣,特别是我们中间的那位阿波罗多若,你是知道他的为人的。(《裴洞篇》58e-59a)

那种幸福里面只有幸福。贝多芬的音乐中痛苦始终被幸福超越,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中痛苦始终与音乐纠缠。一直缠绕着人类的部分是悲欣交集的。即使是至暗时刻,贝多芬也要让幸福成为他的主旋律。但柴可夫斯基是要让痛苦成为幸福的旋律。

苏格拉底的朋友们就像柴可夫斯基,看见了苏格拉底的痛苦,却也欢心得听到天鹅的绝唱。苏格拉底就是贝多芬,始终让幸福回旋在痛苦之上。

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更像是柴可夫斯基。他的门徒、受过他帮助的人都背弃他。人类精神的患难、脆弱。大学教育是要我们感知人类命运深邃的部分。我们的人生会是一部什么样的乐章?如果我们的生命足够宏大的话,如果我们的生命是比较小的话。

★ 古典的文明中始终有两个维度——时间和永恒交织。我们今天的时代是一个世俗的时代,将我们的生活完全镶嵌在时间里面。我们的日常生活被时间格式化。在时间里的是各种有限性。人的生活一方面是线性的,不可逆转;另一方面又是轮回的。希腊文明告诉我们,人的生活不是单面的生活,而是理念的生活。这就是永恒性。永恒性让时间安魂,让灵魂安息。要将理念用在人类的幸福和超越里面。 Do philosophy.哲学不总是在哲学的知识里面,而是在哲学的生活里面。

灵魂是不朽的。

中国的旋律基本都是单旋律线的。例如《春江花月夜》,如论多少人参与演唱,都是单旋律的。西方的音乐则发展出了对位、和声、复调,像是一个织体,旋律线是多个的。西方诗歌的本质是音乐。

我们很容易排斥差别。但差别是很重要的,是丰富性的体现。接受差别是包容性的体现。 苏格拉底哲学最后的驿站是音乐和诗歌。哲学的最后乐章是死亡。在西方文化中,真正的超越是一个临在性的维度,是从上到下的。死亡是对人的终极限制。死亡让所有人意识到自己不是神。所有人都在死亡面前。自然哲学态度/物理学态度:死亡以后再无其他。哲学态度/宗教态度:死亡并不是灵魂的归于无有,只是身体的归于无有,而灵魂仍然粗在。自由没有消失。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最初讨论灵魂时,总是与事物性的东西发生关系。而在最终的乐章中,人类需要解除与事物的关系。人类要回到单纯的灵魂状态里。最后谈论灵魂时,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是透过死亡谈论一种单纯性,一种单纯性的幸福和美好。

? 如何解除心/灵魂中无形的枷锁,度过凶险莫测的人生的航程

柏拉图《理想国》: 灵魂中的次序

? 如何能使理性做主,让激情和欲望处在配合理性的秩序里→灵魂就处在正义里 从哲学王到卫士到其他阶级,也是其他德性的关系